

治学谈小丛书

怎样学习 和研究历史



治学谈小丛书

怎样学习和研究历史

乔默 江溶 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封面设计：一 禾

怎样学习和研究历史

Zenyong Xuexi He Yanjiu Lishi

乔默 江溶 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11印张 195千字

1985年6月北京第1版 198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6,500册 定价1.55元

目 录

漫谈治史·····	郑天挺	1
谈谈史学研究的学风问题·····	白寿彝	6
怎样学习和研究历史·····	周一良	24
漫谈治学·····	彭 明	32
历史比较研究刍议·····	范达人	41
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与当代自然科学的最新 成果·····	吴廷嘉	67
数学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	霍俊江	78
关于史料的鉴别·····	荣孟源	92
广谱目录学与历史研究·····	胡道静	111
史料的搜集、考证与运用 ——介绍陈垣的治学经验·····	陈智超	119
和历史系同学谈怎样写论文·····	杨志玖	125
谈历史人物的研究·····	程应镠	131
我学中国古代史的经验与教训·····	熊德基	144
怎样研究秦汉史·····	张传玺	161
怎样研究魏晋南北朝史·····	周一良	174

杂谈学习魏晋南北朝史·····	何兹全	183
漫谈学习和研究隋唐史·····	韩国磐	193
漫谈学习宋史·····	漆侠	200
我怎样学元史·····	杨志玖	212
我阅读《明史》的一些体会·····	许大龄	219
清史研究初步·····	商鸿逵	228
关于清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王思治 罗明	237
怎样学习中国近代史·····	王晓秋	243
谈研究中国现代史的问题·····	孙思白	254
我是怎样研究中国思想史的·····	侯外庐	261
吴于廑教授谈世界史研究·····	扶桑 沆克	275
谈学习外国史的几点体会·····	刘祚昌	282
郭老治史的创新精神·····	黄烈	290
范老论学四则·····	蔡美彪	297
学习翦伯赞同志的治学精神·····	张传玺	304
史家谈治史		
——吴晗同志访问记·····	杨德华	316
怎样查找古代人物·····	王宏钧	325
怎样查找古代典章制度·····	萧东发 陈慧杰	333
怎样查对干支纪年·····	赵友章	342

漫谈治史

郑天挺

中国的历史很长，地域广袤，社会发展的状况也不尽相同，经常有新的东西出现。因此，研究和学习历史，一定要有重点，靠一个人的力量要兼顾到各方面是不可能的，必致挂一漏万。

历史研究和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研究一样，也有一个科学方法问题，要从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找出可以用之于社会科学的规律。过去，爱因斯坦曾告诉他的学生三句话：一、因果律不能颠倒；二、时间不能倒过去；三、将来不能影响到现在。凡是搞科学研究的人都要牢牢掌握这三点。我想学历史也是这样：

一、因果关系不能颠倒；

二、时间先后不能错乱；

三、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不能用后来的发展附会当时。

在技术科学中，某些方法，在历史研究中也适用。如在技术改革和研究中，每讨论一个问题，都要从对你的整个事业有无作用着眼，然后把问题分成若干小的单元，再从三方面加以研究：一、这个选题是否必要，能否取消它？二、能否和别的题目合并？三、能否以别的东西取代它？研究历史，

这个方法也适用。如研究明末农民起义时的“荥阳大会”，这就要先看如果不搞它行不行？如果行就不必搞了；如果不行，那就要再看能不能和别的题目合并起来搞？如果认为也不行，那么再看能否用其他更宽的题目或更细的题目取代它，从而就可以证明“荥阳大会”对明末农民起义的发展是个关键。应当广泛联系，从各个方面都来比较一下，然后决定是否研究这个问题和怎样研究。研究历史，要多问几个为什么。问的越多，解决问题越彻底。应当一个问题扣一个问题地追下去，找到问题的根本性原因和规律。

当然，学习和研究历史，还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全面掌握理论，就会使问题简单化。但理论还需要材料证明。要详细占有材料，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我们建议同志们研究问题应做到深、广、新、严、通五个字。

深：包括事实，多问几个为什么，深入追下去。

广：要求详细占有材料，还要广泛联系。

新：要求不断提出新资料、新问题、新见解，核实新资料，解决新问题，证明新见解。

严：要严格，不虚构，不附会，要事事有来历，处处有交代，要说清楚，不回避问题。

通：找出规律，前后一贯。

既然要详细占有资料，这就需要读书。陶渊明有几句诗：“得知千载外，正赖古人书。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长安）”。前两句说明书的重要；下两句是说实际考察的重要，这和我们今天的要求相差不远。孟子说，“尽信书，则不

如“无书”，也不是不主张读书，而是说要对书中说的进行分析，要比证，要思考，不要盲从，孤证要存疑。

读书时要勤查、勤翻，首先是字书，所谓读书必先识字。过去读书时离不开《说文》和《广韵》，整天自己翻，往覆查阅，查后不懂再找别的书。今天方便多了。有字典，有辞典，有年表，要勤查勤问，问题就逐步解决了。现行字典查不到，可查《康熙字典》和《经籍纂诂》。

历史书早出者接近真实，价值高；晚出者详细。

读书，我们建议做到“博、精、新”三个字。“博”是“博览勤闻”，这样可以“多闻阙疑”，要反对“孤陋寡闻”。过去说“闭门自精”是不确切的，无选择、无目的的泛览，是不易于精的。“囿于一隅”固然不对，但也不应当乱找书，这样不能集中。过去说：“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之开，不如一方之明”（《淮南子·说林》），就是这个意思。

学习历史的目的即在于：一求真，二求用，三真用结合。求真就要详细占有材料，研究事件是怎样发生的，经过及结果如何。一点一点地核实了，把事实真相反映出来。求用，是指研究历史要有用，要研究历史事件对社会发展、生产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从历史事件的教训中吸取经验。求真和求用两者是统一的。要求事件经过真实，时间、地点、环境真实，因果先后真实。在方法上则要求多看、多想、多联系、多比较，找出规律，以便实用。顾亭林讲的“经世致用”，就是“真”和“用”都求。乾嘉时史学家的求真，往往钻牛角尖了。钱大昕还是强调求真和求用结合。

精是精密，精深通贯，详明严密，反对“浅尝辄止”，也反

对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读书目的在求用，这就要求新方法、新研究、新努力、新结论、新见解的“五新”，反对固步自封，人云亦云。

读书要选择读好书，读有用的书。中国过去的史书有其传统的体裁，大致有三种类型，各有其优缺点。

一是编年体：以年为主，先后次序清楚。但重点不易突出。

二是纪传体：以人为主。详尽，但难免重复，时代先后亦不鲜明。

三是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时间明确，重点突出，但有时不免烦琐，系统不分明。因此，我们应当以时为经、以事为纬，以人物、制度贯穿其间。仿佛看图画和地图那样，先找出上下，定出方向，然后山川原隰错列其间，才更为清楚。

看二十四史，不妨先看一下“本纪”的赞语，再看“志”，最后看“传”。因为“传”中材料比较多，但较杂乱，不用时代穿起来不行，所以后看较为便利。

一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中国史籍浩如烟海，当然不可能都读。为了深入系统钻研古汉语并和中国历史结合起来，最好选择一部史书精读。

要精读一部书，就要了解这部书的资料来源，观点如何，与其它同类书不同之处，以及后人对这部书有哪些研究成果。

中国古代史书中，当然以《史记》和《资治通鉴》最负盛名。《通鉴》包括的时代更长，事迹更多，文字也是经过锤炼

的。虽然多数取材于原来诸史,可是并不尽同诸史,而是有剪裁,有组织,兼采笔记杂说而又不囿于笔记杂说(可参见《通鉴·考异》)。《通鉴》的文字简洁,层次井然,容易抓着重点,没有芜杂、造作或生硬的地方,也没有文学家的调子和套头;比其它史书——如《明史》——更有文学味(指刻画或描写、渲染方面),比《史记》、《新五代史》等书更多史书味(指记实、朴素方面)。阅读《通鉴》不仅学习了历史,同时还可以从《通鉴》的文字中学习如何修辞、选字,如何安排写作,如何句读等等,所以比较深入地阅读较好。

谈谈史学研究的学风问题

白寿彝

在我个人理解，历史工作者的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风尚问题，是历史工作者应如何严格要求自己的问题。不知是不是可以这样广泛地理解。

这个问题，作为历史工作者应该如何严格要求自己，这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是有自己传统的。唐代的大历史学家刘知几讲过，作历史工作要有三种长处。一是才，二是学，三是识。这儿讲的是见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要具备才、学、识这三个条件。后来到了清代，有个史学家叫章学诚，他说，这三种，有一种都不容易，三种都有就更难了。章学诚尽管这样说，他在三种之外又加了一样：史德。今天来看，才、学、识这三种也都不容易。但是，我们今天的时代不是刘知几的时代了，也不是章学诚的时代了，我们不只应该具备这三种，还应该拿新的标准来要求我们具备这三种长处。

成就有高低，水平可以不一样，但是应该要求自己具备这三种长处。这三个条件不够，在工作上就会有缺陷。史德是章学诚提出来的，但传统很久，很早就讲史德。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是历史工作者要求按他那个社会最高的要求来要求自己，不要说假话，要对自己的工作忠诚、负责任，

要求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今天，我看这更没问题了。

“四人帮”是最不讲史德的。造谣、欺骗，无所不为。那是最败坏史德的。我们肃清“四人帮”的影响，就是要纠正他们这些败坏，还应该树立起我们新的史德的标准。

才、学、识、德这四样，其实毛主席都从新的高度讲过。毛主席说，对每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就历史而言，这就是说，要详细占有材料，研究材料而引出新的结论。详细占有材料，就是史学。引出新的结论，就是史识，是历史观点、历史见解。毛主席当然是从马克思主义高度讲的了，不是刘知几讲的那个了。但从要求的范围、性质来讲，都是类似的东西。毛主席反对党八股，说应该把文章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应该禁绝一切空话。我看，讲得很实在。一个历史工作者写文章应该怎么写，写书应该怎么写。毛主席提出来了嘛！这就是史才方面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一再讲，反对迷信、破除迷信，要坚持真理。不管是古人也罢，今人也罢，不正确就是不正确，正确就是正确嘛。不正确不要相信嘛。这就是史德。这里，毛主席也是从新的角度讲的，是从马列主义的高度来讲的。这四条毛主席都讲了。实际上，我们大量的史学工作者也是这样做的，有的做到了某一点，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但是，今天提出来，自觉地拿这四项要求自己，是不是说更有意义些。我们作了，不知不觉地作了，但是，自觉地要求自己，对于推动我们历史科学的发展意义很大。

这四样东西，也不是各自孤立的，是互相联系的，特别

是史学、史识、史德，联系得更密切些。当然，光有史学、史识、史德，没有史才，毕竟是个缺陷。

现在先谈谈“史学”。

史学问题，按刘知几当初讲的意思，实际上就是材料的占有，就是毛主席讲的根据详细的材料。主要讲的是占有史料。一个历史工作者要占有史料，这是个常识。但是在“四人帮”的严重破坏下，有的时候就不受人注意，好象不要搞那些材料就可以了，其实那是不行的。你没有扎扎实实的材料做根据，你就不可能有使人信服的论点。

详细占有材料，说起来容易，作起来不容易。怎么叫“详细占有材料”呢？一是对材料的真实性要闹清楚，闹不清楚不行。它是假材料，你占有它就糟糕了。实际上也没有占有，因为假材料就不能算材料。毛主席不是讲，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吗？要占有，就得作到去伪存真。对这个材料经过考核，经过分析，才能认为它可靠。如果对这个材料并不理解，也还不能说是占有了它。不理解怎么占有啊？“我抄在卡片上，我占有了。”占有没占有？没有。为什么？那材料没变成你的。材料是材料，你是你，你怎么算占有它呢？要变成你自己的，才能叫做占有材料。这一点可不容易啦。材料是真实的、可靠的，但这个问题不是就解决了。你不理解它，不等于你占有它。

举个例子讲，现在不是在讨论古代历史分期吗？在讨论古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时候，常引用的，有《诗经》上的两句话，看法不一样。不同的看法，说明有的人就占有了，有的人就没有占有，也可能都不曾占有。这两句话是，“雨我公

田，遂及我私。”天下雨到公田里边了，接着就在私田里边下雨了。有的同志就说，田有公有私，这时土地私有制出来了。他认为公，是公有的田；私，是个人的田。这是一个解释。有的人解释说，公与私是对等的，大公为公，小公为私。最高奴隶主所有，是公；小奴隶主所有，就是私。这也是个讲法。第三种讲法，搞凉山奴隶制的同志讲，凉山的奴隶可分到一块田地，一块很小的田，这叫作“耕食田”，让他耕种，维持生活，这就是“私”。还有第四种说法，研究傣族社会的同志说傣族社会里有公田，有私田。公田，是领主所有。解放前，云南傣族社会在比较大的范围内是领主土地所有制。私，是农奴分了一小部分地，地租性质是劳役地租。先把领主的土地耕种完以后，才可以种自己的。不给领主的土地耕种完，不能种自己的。所以傣族农奴的心情是盼望天下雨，赶紧下，种完领主的田，好赶紧种自己的田。这个解释讲公与私讲得很自然，而且讲“遂及我私”中的“遂及”这两个字讲得好。对公田和私田，农奴们都盼望下雨，紧紧忙忙地把领主的地种了，好种自己的。“遂及”嘛，“马上就”。这讲得很好。但《诗经》上的那两句话是否是领主制下的情况，还没有别的材料来证明。不能说傣族有了这样的情况，这两句诗就应该这样解释。所以在这四种解释中，究竟哪一种占有了材料，都很难说。毛主席讲的“详细占有材料”是很具体的，不是那么简单的。现在，看马列主义的书，有的同志翻阅了很多本，凡是与他有关的，都抄下来，他认为抄了就算掌握了。其实，不相干。掌握材料，我看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可是，有的时候，有些材料而且是带有关键性的

材料，不是那么容易掌握的。这一点，值得提出来，要有个严肃的态度。

再举个例子讲，就是分封制的问题。“分封制”，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用这三个字的。“四人帮”搞“儒法斗争”的时候，用“分封制”这个名称，说秦以前是分封制。他们反复讲过“分封制”。说秦以后，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没有分封制了。说分封制是代表先秦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至少在政治制度上是个重要标志。说秦以后，分封制没有了，这是秦以后的一个重大变化。现在一谈这个问题，很多人是这么说的。这种说法是来自《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汉初以来这样讲过，长期以来都是这样说。说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这条材料应该说没有问题吧？不，也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虽然那么讲了，但是作为当时宫廷里的一项决议来讲的。秦始皇究竟是怎么推行郡县制度的，我们不知道，没有记载。是不是他作出了决定，都照他的话办了呢？这个问题可以考虑。咱们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央有个决定，在地方上还不是那么顺利贯彻的，秦始皇那时候就那么顺利？也没有飞机，也没有火车，也没有电话，也没有电报，他下一个命令，要走多少天？一个政治制度会一下子变了？秦以后是不是象“四人帮”说的，就没有“分封制”了呢？也不是。两汉是分封制最发展的时期。《汉书》的《地理志》，《续汉书》的《郡国志》，都有材料证明“分封制”没有废。不只是两汉的封国属于这个范围，而且两汉的郡县也跟后来的郡县不一样。那时地方的政权，有相当的独立性。用人、财政，权相当大。跟一般我

们所了解的郡县制不一样。这个例子说明，掌握一个材料，不能孤立，要看看是否那样办了。是句空话呢，还是确实作到了，是当时如此呢，还是以后也如此。这一条，很要紧。可是我们轻率地对待了当时那个决议，“废封建立郡县”，认为没有封建了，没有封国的问题了，这是很大的错误。

再举一个例子。主张两汉是奴隶社会的人，说两汉的工商奴隶主很发展。常常举这样的例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这是《汉书·食货志》上的话，说富人的田连阡陌，土地一大片一大片的，贫的人连锥子尖的地方都没有。从而就说，你看工商奴隶主势力多大啊！我说这条材料，他不一定占有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说的是大土地兼并的盛行。大土地所有者，挤掉农民，使之脱离土地，所以致“贫者无立锥之地”。这反映了封建制度的发展，怎么是奴隶制度呢？是扩张土地的问题，是封建的兼并嘛。

所以，占有材料的问题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当然，跟观点是有联系的。但是，要注意，决不要想找材料来支持我的论点。这不是个正确态度。应该对待材料老老实实。还有一点要注意，有的材料可以驳斥我的观点的，注意这些材料，可以使自己的论点比较坚实，比较有所发展。我的观点不对，也可以改正嘛。这个态度很要紧。没有这种态度，任意取舍，各取所需，那是不行的，那不是科学的态度。

当然占有材料还要手勤，看见有用的材料抄下来，不然日子久了就忘了。抄下来，最好用卡片抄下来，这是帮助记忆和积累材料的一种办法。重要的是对材料的反复研究。

特别是重要的、关键性的材料要反复研究。第一，要核实它的真伪，看它真实性如何。第二，要研究这个材料的意义是什么，要研究材料与材料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要牵强附会。不要主观地对待。这一点是我们学风的很大问题。

譬如在分期问题上，有很多争执，同一种材料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其中有材料本身的问题，不清楚，另外也有我们用材料的人有时是主观用事，不愿意想另外一方面的解释。如果从两方面去理解理解，不更好吗？以上所说，这是占有史料的问题，就是刘知几所谓史学。

现在谈谈史识。

史识就是一个理论水平的问题，也是一个知识面的问题。知道得太少，见闻不广，不容易长见识。知识面里边也包含有社会实践问题。有些同志社会经验丰富一些，斗争经验丰富一些，看历史会不同一些。

解放以来快三十年了，总的讲，我们史学界的理论水平是不断提高的。我们有一部分参加革命比较早的同志，水平高一些。解放以后开始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人，到今天，总的讲也是有发展、有提高的。

我记得刚解放的时候讲历史，能引毛主席的话，引马、恩、列、斯的话，这个教师就是不错的。后来，就逐渐学会用经典著作的某一原理、某一个论点同历史上的问题联系起来考虑，有时候也能解决一些问题，也有生搬硬套的，但比解放初期，这毕竟是个进步。今天，不一样了。通过“文化大革命”，通过粉碎“四人帮”，理论水平又提高了。党中央提出来要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要求提高了。历